

难断不了情

钟永玖 著



太白文艺出版社

难断不了情

钟永玖 著

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(西安市北大街 131 号)

社长兼总编 陈华昌

新华书店经销 四川省彭山彩印厂印刷

开本: 787mm×1092mm 1/32 印张: 7.625 字数: 164 千
1999 年 11 月第 1 版 1999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印数: 1—6000 册

ISBN7-8065-862-1 / I · 769

定价: 15.8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可寄印刷厂质量科对换



钟永玖，笔名红木、张殊、吕美等。四十年代初，降生于贵州遵义尚稽一个叫做水家湾的僻远山村。从小就放牛、打柴，以致犁田、打耙，丰富了他的生活。五十年代就在报刊上展示才华。六十年代曾去山村小学当孩子王。大学毕业后，便在大学的讲坛上教写作。迄今已在全国各地(包括台湾)发表作品二百余万字。现已出版的两本散文集和一本报告文学集，均在读者中引起反响。《喷乳泉》一书是一首充满激情的爱的颂歌，具有浓郁的乡土气息，被黔北不少中学语文教师选作乡土教材或助读教材，引入课堂向学生讲授或课外阅读。而“捧读报告文学集《特别富翁》，就有如一支支激昂高亢的旋律回响在耳边”。《醉在故乡》亦“饱含热情，行云流水，把对故乡之爱升华成一种崇高的理念，一种不懈的追求，一种美丽的境界”，那一幅幅动人的画面把人带入了一个全新的领空。多年来，在从事大学写作教学和报刊编辑中，形象思维与抽象思维并举，坚持耕耘，不断探索，因此，对各种文体均有所涉猎，其成果异彩纷呈，瑰丽多姿。

目 录

铜台山纪事	(1)
客栈血案	(19)
爱的进行曲	(36)
一个作家的遗愿	(73)
不速之客	(91)
无形的毒蛇	(104)
寻车记	(108)
同窗老乡	(112)
冷 汗	(115)
春雨蒙蒙	(117)
难断不了情	(120)
父子争妻	(141)

公鸡不叫母鸡叫·····	(154)
梨花屯的传说·····	(163)
城隍菩萨搬家·····	(170)
奇怪的叫化子·····	(176)
高家坳的甜米酒·····	(181)
韦驮独坐与古柏倒栽·····	(184)
两弟兄·····	(190)
莲花山造反·····	(194)
小文进城去·····	(199)
一幅鲜艳的水彩画·····	(204)
阴阳大决战·····	(210)
梦登西山记·····	(227)
后 记·····	(237)

铜台山纪事

(一)

八十年代初期，中国大地上的旅游热突然勃兴。借着春游的机会，我和学生们一道去百里之外的马坎场登铜台山。

《增广贤文》上说：世间好语书说尽，天下名山僧占多。铜台山是本地的一座名山。据说，上有千年古寺，庙宇宏大；然而，山高路险，非虔诚的香客莫想上山。凡欲求神拜佛的善男信女，必先怀一片诚心，向菩萨许愿，然后沐浴净身，方能上山；否则，因果报应，即使爬到半山，也会滚下坡来的。还据说，此类事情，过去常有应验，多少故事，神乎其神。古人云：山不在高，有仙则名。那么，这铜台名山，难道真有神仙？父母给了我一颗好奇心，我是天生一个好奇人，凡有趣之事，我都想亲眼看看个究竟。我从大学毕业

分配来这个西南边陲的小城工作，已有好些年了，但一直寻不出机会登览。

人们说，马坎场因位于三县交界处，乡脚较宽，每逢赶集，四面八方的人流向小镇汇聚，小镇上人头攒动，笑语迭涌，物资琳琅，市场繁荣。今日不逢场期，自然谈不上热闹。街不大，风貌古朴，像是国家重点保护的文物古董。听说旧社会也不乏洋人经此上铜台山，但马坎场却像一个古板的老头，固执而不易变通。如今，街两边的店铺，仍低矮而陈旧。只旅社、饭馆、小吃店里，有好多远道的旅客，给马坎场带来了现代的风韵。无须猜想，八成是游铜台山的。

(二)

一条小河悠悠地由铜台山的崇山峻岭中蜿蜒而来，穿马坎场而去。我们踏着一条新修的小马路沿河而上行，不多会，一座崭新的三合院，红砖灰瓦，映衬在青山碧水间。房后靠着柑桔林，远远望去，一团团青黛，浓淡相间；稍稍走近，只见星星点点的开着满坡小白花。左边，接着厢房的是几间猪栏牛圈；右边，紧挨厢房围着偌大的竹栅栏鸡舍，里面活动着好几百只肥胖的大鸡。再前面是桃李杏樱之类的果木，浓荫簇簇。小马路从中通过，钻进院子，印满了轮胎的痕迹。一条古道则从房边伸进山里。

院子里清风雅静，满园的鸡，活泼泼地直围着一个老

大爷转，好象幼儿园的阿姨在给孩子们发糖果，孩子们伸出小手，闪着滴溜溜的眼睛。

大家一下子被吸引住了，都跑拢去观看。我们就趁此机会歇脚，作好上山的准备。

老大爷个子高大，脸上刻满了风霜的刀痕，可腰脊挺直，身板硬朗，精神矍铄。他头上盘着青丝帕，身穿一件对襟衣，脚登一双毛皮鞋，手腕上戴着一块新手表。见他那形象，我似乎有些面熟，就是想不起在哪儿见过。他从家里搬出板凳请我们坐，抬出泡好的苦丁茶让我们喝，拿出香烟招待我们抽。

“你们大概是上铜台山去的吧？”

怪！这老人家不认识我们，就知道我们的来意。原来，这里一年四季，来往行人不断。特别是每年农历六月十九日，观音菩萨生，朝铜台山的香客更是牵成线线（民间传说，观音菩萨有三个生日：三月十九、六月十九、九月十九，以六月十九最热闹。据有关资料介绍：三月十九日为观世音菩萨圣诞纪念日，六月十九为观世音菩萨成道纪念日，九月十九日为观世音菩萨出家纪念日）。老人告诉我们说，有关部门已拨下专款，开辟旅游资源，铜台山的大庙将重新修葺一番。老人姓秦，已年逼八旬，四代同堂，兰桂腾芳。儿子儿孙十多口人，全由他统率成一家。今天有的到区里开会去了，有的送鸡蛋进城拉饲料，有的下地做活路，有的上学读书……

老人像一棵既古老而又粗壮的树干，稳健地支撑着那枝繁叶茂、生机勃勃的树冠，春风艳阳之下，他幸福而乐观，满意而自豪。

“老人家，你这么大年纪，不愁吃，不愁穿，应该安

心享点福啦！”我说。

“说起来倒也是。嘿嘿！”老人笑了，“不愁吃不愁穿，还不愁用，这就是幸福嘛！只不过，磨惯的人就是闲不住，不做事就吃不得饭，倒转不自在！”

闲不住？不自在？有福不会享，我看是钱迷心窍，被赵公元帅牵了鼻子走！我是从山村走到城市里来的，我的祖祖辈辈都是受穷受苦的农民，难道我对农民还不了解？我对农民的思想感情并没有变，我身在城里，总感到居民不像农民那样质朴、纯厚、大方、坦然！但是，不等于说农民不想钱呀！“恶衣蔬食，侵晨而起，侵夜而息，营理产业，聚敛无厌。”这就是古人对农民的描述。可见，发家致富是多少农民的共同思想啊！所以，一开始说土地承包，我就想到：劳动力强的要发财！这些年农村里果然出现了许多万元户，钱生利，利滚钱……

我是从小吃过苦丁茶的。老人见学生们吃不来，便告诉大家：他家向来就是吃这苦丁茶，不仅是自家上山采的，不花一文钱，重要的是它先苦后甜，又甜中有苦，最能清热解渴。农村人在炎炎夏日里到山上干活，吃苦丁茶最好。每年夏天来临，他家都要抬一口大瓦缸到三岔路边的大柏树下，泡上苦丁茶，搁上茶杯，旁边安张小凳，让来往行人在浓荫下歇脚。久而久之，他家这里便成了一个驿站。

“老人家，听说铜台山真的有神，不是真心到山上烧香的，就上不了山，即使走到半坡，也会滚下来。这是真的吗？”学生们天真地问。

老人从容地回答说：“这山，倒是又高又陡，没有一股子劲是爬不上去的。所以，说是这么说，实际呢，一半是真

的，一半是骗人的。解放前，我每年不知要上多少回山。我就不信神，也没烧过香！——饭都吃不起，哪来钱烧香啊！”

听老人的口气，似乎激荡着豪情，在鼓励我们要不怕困难，勇敢登攀；然而，又含有凄楚的意味，使人感到难过。老人又接着说：

“小时候帮地主老财干活，不是上山放羊割草，就是打柴拾粪。人长大以后……唉，别提了！”

老人伤心了。我们望着他，只见他厚厚的嘴唇在不停地颤抖着：

“那个世道，黑暗啊！那个世道的人，分三阶九层！像我们这等穷人啦，下贱啊！我个子大，力气壮，财主就怕我多吃了他的饭。但凡重活，难活，需要我卖力的，又逼着我干。比方说，有钱有势的人上铜台山，得坐滑竿。又高又陡的山，那肥得像猪一样的财主和洋人，个子不大、力气不壮的人是抬不上去的；就是那些少爷小姐要上铜台山，也偏叫五大三粗的汉子抬起舒服。所以，那时，我和我大哥经常被派差。我没烧香敬佛的诚意，这不是经常上山？尔妈那些有钱有势的，满口仁义道德，满肚子男盗女娼，从头到尾，从外到里都是不干不净的家伙些，哪个是善男信女？他们不也同样上铜台山了？”

“他们坐滑竿，给钱吗？”学生们好奇地问。

“他们爱财如命，哪想给钱？哼，给钱也要别人干呀！谁愿要他们那臭钱？尔妈，老子们不干，他们还得给高价！给高价也不干！！当然，也不能鸡蛋碰石头，只能装病。装病也装不了，狗腿保丁们也要叫你干！那么，好嘛：

“‘洋洋坡！’

“‘慢慢梭!’

“‘越上越陡!’

“‘上去就好走!’

“‘又是滑石板!’

“‘脚下踩稳点!’——啪嗒!

“我们只好抬着，一到心血来潮，选择恰当的地势，就前呼后应，明里报路不好走，脚下却故意打滑，让滑竿一颠一簸的，搞得他娘的些也不好受，吓得他龟儿子些胆战心惊，嗷嗷直叫!”

老人越说越痛快，说得我们大家都舒心地哈哈大笑起来。可是，老人的脸色由晴而转阴了：

“我们把那些龟儿子些整了，他龟儿子些看出了名堂，就更耍整老子们了。有一次从山上回来后，两个蓝眼睛的洋人故意把几块钢洋丢进粪坑里，说谁捞起来谁要。虽说那是应该给的工钱，但谁也不捞，谁也不要。那洋人嘴一歪，狗腿子保丁硬要老子们下去打捞。大家晓得，不管夏天的太阳多热，那粪坑也是又臭又冷，下去就比进了冰窖子还难受。这一次，硬逼着我两弟兄下粪坑，把钢洋捞起来。老子们冷得牙齿咯嘣咯嘣直打架，龟儿子些还乐得张着口口大笑呢！过后，我两弟兄都大病了一场，那两块钢洋当然不够医病。结果，我大哥就这样过世了，他死得明明白白的呀！只有我，大难不死，都脱了一层皮！嘿，哪晓得，还一直活到解放，等着毛主席把可恶的洋人赶走，把中国的王八蛋败类镇压下去，让我们这些穷苦百姓分田分地，抬起头来又活到了今天！”

过去，我们当教师的在课堂上讲旧社会穷苦人民受三

座大山的压迫，总是不具体。今天，这个秦二伯给学生们讲得多生动啊！老人的故事，酸甜苦辣，味道齐全，真是一部现身说法的活教材！我这个新社会成长起来的人，懂得多少世态炎凉呢？我用一副知识分子腔说：“那时候，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，可真是民穷国弱啊！”

“就是嘛！”老人马上接口说：“那个社会，有钱有势的人，在我们穷人面前作威作福，在外国洋人面前就是老鼠见猫。哪一个为老百姓着想？我们穷人要找个钱，真难啊！别人有钱我无钱，要买我的命去玩啦！”

“现在，党中央让大家富裕起来，搞四个现代化，实行富民强国。你老人家要活一百岁啊！”学生们七嘴八舌插嘴，和老人摆谈。

“是呀。”老人的话，像门前那湾流不尽的山溪水，哗哗地直淌。“现在我们全家，前年一年就收入上万块钱，去年又收入一两万！”

接下去，老人自豪地给我们算起他家的收入账来：四百只鸡，每天就算捡二百个蛋，每个一毛，就是二十块钱，每月就是六百块，一年就是七千块！后面山坡上的柑桔，去年收入八千斤，别人每斤卖四毛，他家只卖三毛，三八就是二千四。去年的烤烟特别好，喂猪很顺利，粮食自不必说……总之，在农村中，虽不算顶殷实的人家，却也算一个“万元户”。短短几年时间里，就新砖房登起，料子衣抖起（老人不穿料子衣），新手表戴起，电视机、缝纫机、洗衣机安起，还有一部小卡车搞运输，凡是需要的都置齐了。

账算到得意时，老人又自豪地说：“是呀，富民强国，富裕了就不能忘记国家。去年买国库券，我儿子只认购五百，

老子把他骂了一顿，我说他简直是忘恩负义，不是我的儿子，他就只好承认了一千块；今年我就自己作主，买两千！前两天为了抢救国宝大熊猫，我又捐献五百块！除去买农药、化肥、饲料，剩下的都存了银行，准备投资修旅游饭店……”

(三)

说起修旅游饭店，又有一个故事。原来，在这个不小的家庭里，还进行过热烈的讨论呢！

还是在去年夏天的一个晚上，刚过六月十九不久，他们祖孙四代坐在院子里乘凉，谈天说地摆龙门阵。老人说：

“我们马坎场这地方，地势倒不大。只因为有座铜台山，就有人在山上修大庙。有了大庙，就有了神仙。有了神仙，就有了成串的人来烧香朝拜。这马坎场虽只是一个路站，毕竟还是跟着有了名，也有了历史。其实，庙里有哪样神仙啊，修大庙的人才是神仙！”接着，他就讲起了过去的传说：

“唐朝时候，一个大诗人到这里看见了这个地势，就吟诗一首，说这里气势不凡，是个妙地，什么如诗如画，人间仙境。只可惜，那诗失传了，早已没人记得了。可那故事，却流传了下来。后来，有一个风水先生走过这里，又丢下几句顺口溜：

头顶铜台山，
脚踏马坎场；

有人识得透，

定出状元郎。

这几句顺口溜到处流传，可就是没有人识透过，当然也不会出状元郎了。再后来，有一个远处来的和尚却在山上修起了大庙。据说，那和尚是从峨嵋山来的。因为一天晚上，有菩萨给那和尚托了个梦，说玉皇大帝要派他到铜台山去修道，因此，叫和尚赶快到铜台山去把庙子修好，他好来安身。去迟了可不行，恐怕被凡人抢先占去。（这就是菩萨的心！）然而，这铜台山在哪儿呢？忠实的和尚包着盘缠找了好久才找到了这里。一听说真有神仙来铜台山，周围远近的人们自动募捐，庙子修得很快很大，来朝拜的人也就从此不断。后来，听说铜台山的长老和尚成了活佛，要升天，四面八方传得神乎其神，云南、四川、贵州都震动了，来朝拜的人就更多了。

“神，我是不信的；奇怪的是，马坎场从我当娃儿时，就知道有这么大。既然好多年以前就在顺口溜里提到了马坎场，这说明，修庙子以前的马坎场已经不小了。听说，马坎场自来就是我们这地方的商场，莫看街宽不过五步，街长不过二里，赶场却一直很热闹。只要一到赶场天，老远都听得到马坎场赶得嚯嚯地吼！十年文化大革命，到处的庙子都遭‘破四旧’给‘破’了，可铜台山的庙子为哪样没人去‘破’呢？这也很怪！听传说，马坎场的来历是很久很久以前，这地方有一家地主老财，半夜听见有马蹄的响声，等开门出来一看，只见一堵高墙似的石坎立在眼前，什么马也没有见着，等第二天起来，高坎不见了。接连几天，都是这样，人们就说，这地方是要出个什么大官了！后来，这地方的一个寨子

逐渐形成了一条街子，这地方也就取名马坎场。但多少年来，却没出什么官儿。铜台山的大庙修起后，香火很旺，人们就说，是铜台山的庙子压了马坎场的街子，所以马坎场没出人才，也发展不起来。这我也不信。”

真好似枯木逢春发新芽，人有两度再少年。老人的话匣子一打开就神思飞动，儿子孙子都插不上嘴，曾孙们就更是只有听的份儿。只听他又说：“我说马坎场的人也真没出息！过去洋人来这里，我们当地的保丁还跟着当恶狗咬自家人。为哪样马坎场就不能出个神仙？我说呀，为上铜台山，马坎场的过往行人那样多，为哪样就那么几家破破旧旧的小栈房？为哪样不能像城里那样修几座大房子？人家说，年轻人害羞，人老了脸皮厚。可我大把年纪，看见那样多远客住这些小栈房，脸上起鸡皮疙瘩，心都麻酥了，不晓得其他人麻不麻？”

大儿子插嘴说：“年轻人，脸皮薄。老年人，见识多。多经过点日晒雨淋，脸皮就厚了。其实，思想上的脸皮，不应该以年纪来划分。恰当点说，不要脸的人，破罐子破摔，以烂为烂，不知耻！爱面子的人，脸皮才薄，才害羞。不过，这也得看具体情况，比如有钱人，爱讲究，稍穿旧一点都不敢见人，穷人呢，就顾不上那么多了，那是由经济条件决定的。可是，人穷志不穷，有志气的人就爱争口气……”

儿子还没说完，老人又接着说：“对嘛，人就是活的一口气嘛，没有气不是死肉一坨？不争气的人就是败家子，就是软骨头，伸不直腰杆，只能给别人当狗！过去，我们穷老百姓心里闷着好多气，只有资格想，没有法儿出！有那个肚，才吃那碗醋！自从解放后，我们穷人翻了个儿。眼下，我们

有了钱，还好意思让马坎场再这样烂朽朽的？铜台山才像一个有志气的男子汉，顶天立地昂着头，一直站在那里看天黑天亮，风吹雨打色不变，雷攻火闪心不动，只有别人去朝拜它的。——嘿嘿，现在来旅游的外国人都是客人，本地那种不认人的狗也早死了；要是我们修一碰几层楼的饭店登在马坎场，过路的人都去朝拜，我们不就是马坎场的神仙了？当然，我们不当‘活佛’骗人。我们在铜台山下生，我们在马坎这块地上耕，我们就要为本乡本土做点好事，死了也才闭得上眼睛……”

马坎场的古朴风貌，老人也不主张破坏，但客人的吃住总得像个样啊！他说：“莫说还有外国人来旅游，我们可以收取外汇——过去外国人拿钱买我们的命去开玩笑，今天自动送钱上门，我们为哪样嫌它腥臭？——就是我们自家人，比如省内外的客人，或者北京的中央领导人来视察，我们有脸见人吗？”

二儿子很稳重地说：“爹的想法是不错的。可这非得有政府部门出面才行，再不说也要马坎场的万元户都站出来，大家商量。”

老人说：“你说的是政策问题，还是资金问题？”

儿子说：“这两个问题都得解决。”

老人又说：“我从电视上看，政策好象是允许的。共产党的政策，只要是对国家对集体有利，就不会错的。资金嘛，大家愿联合投资就联合投资，不愿联合，我们就一肩硬抬起来！——当然啦，先向政府请示，和万元户们商量，这是应该的。”

孙子们呢，也不反对，可他们认为，这涉及的问题很

多。不光要弄清政策，筹集资金，即使修起了高楼大厦，有了顶漂亮的门面，还要有相适应的内容。比如，“你总不能让几十大岁的老奶奶、老爷爷去服务，也不能让一些无知无识的文盲去招待呀！”旅游饭店的服务员，要经常和远处大地方的旅客打交道，即使不说是国色天香，也要五官端正，肤色正常，高矮适度的青年若干名。这些服务员不仅要有文化，最好还要能懂外语。“这些人在我们马坎场就不能解决。还有，要聘请会做西餐的高级厨师，才能拿到外国人的钱。要不，外国人也不会在马坎场歇脚。可现在我们这里稍有一点技术的厨师都难找到。”他们主张先修一座漂亮的电影院，他们自己就可以学放映，租点好的片子来放。这样投资少，省事得多，收益快，又可以进一步积累资金修饭店。

老人说：“对对对，不能像绣花枕头，不能搞空心萝卜外招牌！要是像马屎外面光，那不是更坏了名声？但饭店比电影院更需要得至急！依我看，只要我们马坎场的万元户出钱扛大头，政府一出面支持，就哪样都好办。”

月明星稀，溪水潺潺，野花芬芳，山乡的夜，朦胧迷人，和谐温馨。

根据统一的意见，由大儿子将这些想法和马坎场的所有万元户商量，联合投资，然后向区政府汇报。果不出所料，一说起办这件事，大家都很赞成。他们说，这不光是为我们马坎场增光；在外国人的面前，可是为中国人增光啊！并且我们花了本钱，今后就要赚大钱呀！有人还主张多办几件事，比如修路呀，街道改造呀……万元户们商量定了，又去向区政府汇报，向镇公所汇报，都说政府正在考虑如何建设新马坎的问题。只是缺乏资金，一时还不能实现。现在既然大